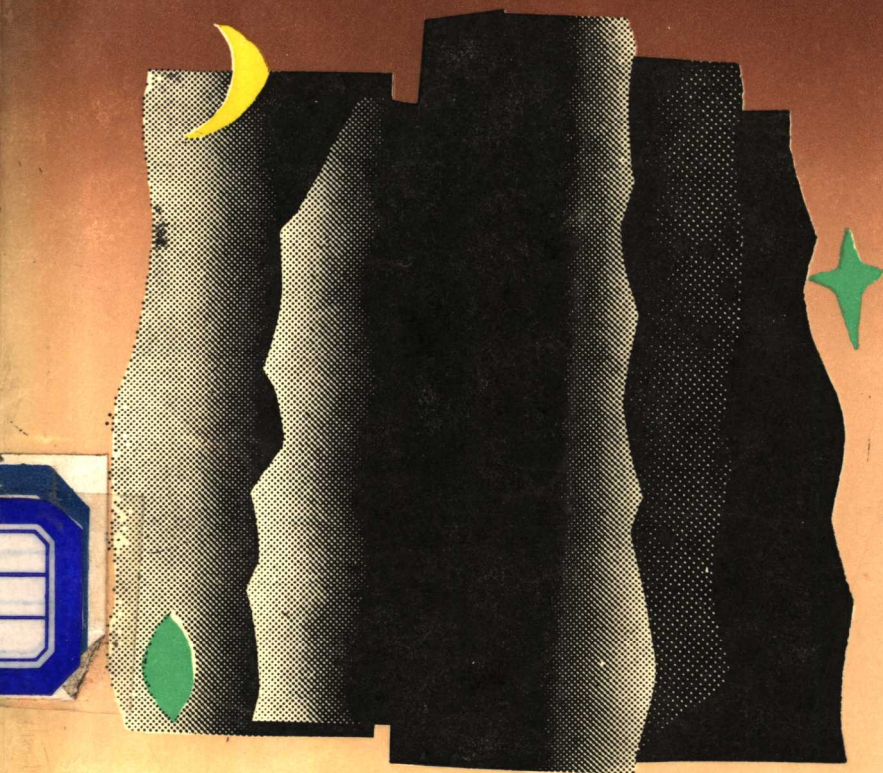


恩怨滄桑 沈從文與丁玲

● 李 輝 著



EN YUAN CANG SANG EN YUAN CANG SANG

126
87-61

● 李 輝 著

恩 怨 滄 桑

—— 沈從文與丁玲

〔津〕新登字(90)002号

恩怨沧桑

——沈从文与丁玲

李辉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79,000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7-5306-1025-2/1·935

定价:6.2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详尽生动地介绍两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领风骚的巨星——沈从文与丁玲——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段漫长的岁月里的非同寻常的友谊和后来发生的令人遗憾的破裂。姜德明先生称誉“这是一部文学研究的札记，也是一部富有情节性的散文随笔。”同时又是“一部有血有肉，有风有雨，有恨有爱，有情有理的可供广大读者欣赏的文学读物。”

序

姜德明

一口气读完了《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这是我近来读书时很少有的情况。这是一本可读性很高的书，一本以事实为依据而又不乏真知灼见的书。这里既有丰富的史料可供我们比较、查考，又可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品味，不仅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会感到兴趣，还可帮助读者借此来阅历人生。这是一部文学研究的札记，也是一部富有情节性的散文随笔。

沈从文与丁玲，生前都不曾隐晦过他们之间的纠葛。特别是丁玲同志，她很激动，一再主动地向局外人公开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她当然认为这是必要的，正确的。沈从文先生生前没有公开写文章，但是他在与人通信时还是发泄了不平。这些信到底也由别人公开发表了。所以我在没有读李辉同志的这部专著以前，就已经读到不少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不同议论了。我以为这不足为奇。谁都知道作者的文章一经发表，也属于社会所有，而当事者的动机，当然要想通过舆论取得社会的同情和承认，否则何必要发表文章呢。当事者既然要使社会上周知其事，局外人也会根据自己掌握的事实加以判断和比较，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也就有

了发言的资格。我想，李辉同其他的“好事者”一样，他们就这样顺理成章地介入了这场公案。

我同意李辉对这一公案的认识和分析：

沈从文、丁玲，各自的文学成就和曲折的人生道路，本身就是独立的高峰，有各自的风景。他们即使从不相识，他们即使没有恩怨沧桑，他们的过去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存在而丝毫不减其耀眼的风采。

但是，历史既然安排他们相识在北京，相识在他们开创未来文学生活的起端，他们的恩怨沧桑，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的复杂，反映这一代人的心境历程。（见本书第十六章：《沧桑永无终结》）

世无完人。我在读李辉同志这部著作以后，丝毫也没有减弱我对沈从文、丁玲的敬佩，也没有使我对他们多年来的坎坷命运失去了同情。他们的作品永远是我喜爱的。

我最初知道沈从文、胡也频、丁玲的名字，还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在天津北门西、天津县政府旁边卖旧书的地摊上，买到一本沈从文著的《记胡也频》。封面上是胡也频的西装半身照。尽管当时有些背景知识我还茫然，但是在我心中已深印下了沈、胡、丁三人的影子。后来，我又看了沈从文写丁玲的两本书：《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我获得很多知识，也产生某些疑惑不解。

有趣的是，若干年后，我在北京先后见到了沈从文和丁

玲。

1956年报纸改版，我奉命跟着乾（副刊顾问）跑。他带我遍访京城的名作家，我们也到过东城的沈家。只记得沈先生很拘谨，光是微笑，话很少。沈夫人张兆和女士正当中年，穿了一件毛蓝布的中式短褂，不是对襟的那种样式，显得非常大方、典雅。这以前，蓝翎同志已经拜访过沈先生了。应该说，党报文艺编辑的先后来访，对于原来已经万念俱灰的沈先生，是一次意外的鼓动。他终于为我们的副刊写了一篇散文《天安门前》，交给了蓝翎同志。那时蓝翎和我同在副刊共事。这也许是沈先生在1949年以后第一次重新拾起了文艺的笔，可惜也只是偶尔一试而已，从此再没有给我们写稿。大约此时子冈同志还向他约了一篇《新湘行散记》，是在《旅行家》上发表的吧。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文艺报》在新侨饭店举行一次散文座谈会，我又见到了沈先生。他同臧克家、李健吾、季羡林挤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们都是我尊敬的前辈，我过去问候时，他们一起谦虚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这使我万分不安，老人们的道德风仪深入我心。我再向沈从文先生约稿，并提起当年为我们写的那篇《天安门前》。他仍然像二十几年前一样地微笑不语。开会时，我发现他捧着一个练习本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别人的发言。我很奇怪，这有必要吗？

沈先生去世后，我在沈家见过一次张兆和先生。她已经白发苍苍了，不过仍如过去一样的文静、可亲。

丁玲同志，我常常在有关的会场上见到她。当然，这已经是80年代的事了。还是1979年她刚从山西回到北京的时候，那时她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报纸当时的总编辑秦川

同志，让我们去看看丁玲。作为私交，他已经看望过丁玲同志了，而且还跟我说，当年他在延安时，丁玲曾经是他的领导。我特别约了解波一道而去。我想象中的丁玲应该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女性，一定很豪放，但是见面之后，发觉她沉静而安详，一点也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那时丁玲同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她向我们介绍了她这些年的经历，我们问候了她的健康。她还给我们看了她正在用以写作的那个活页夹子，还有《杜晚香》的原稿……。不久，我们为丁玲同志的问题得到解决而高兴。此后几次在公共场合，我都发现她爱穿一件紫红色的毛衣，这也反映了她当时愉快的心情。她比初回北京时年轻多了。

我同本书作者李辉同志相识的时候，彼此还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后来他调来我们单位，彼此又成为同事。我们年轻有别，业余爱好却有些相似。有暇时我们常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但八成离不开现代文学，离不开作家和书刊。我们都有很多美丽的梦，想弄这又弄那。李辉到底比我年轻，不仅精力充沛，思想也活跃，知识比我丰富。有一次，我把自己早想做而无精力做的事转告他，希望他来 completion。当年我曾经想找出最早发表沈从文记丁玲的《国闻周报》，据以校勘辑录出被国民党审查机关删割的文字，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应该有人来做。少壮派的李辉一口应承了。从此，他默默地伏案工作起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目光亦有所发展，结果远远超过了我原先设想的规模，不仅仅是研究著作，已经变成了一部有血有肉，有风有雨，有恨有爱，有情有理的可供广大读者欣赏的文学读物。作者找了

多少不易找到的书刊啊，又跑了多少路去访问各位知情者，我很羡慕他那旺盛的精力，也佩服他的见识和工作热情。

我绝对相信年轻人一定会胜过前一代人。

正因为李辉同志的这本书与我有这么一点牵扯，因此他希望我能为他的书写点什么，于是就有了我这篇东西。不过我很怀疑，如此拉杂的文字能说是一篇序吗？

1991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姜德明(1)

一 初识丁玲..... (1)

二 北京三人行..... (11)

三 冯雪峰与丁玲..... (20)

四 “三角恋爱”!? (32)

五 《红黑》《人间》何匆匆..... (42)

六 胡也频遇难..... (55)

七 风雨故乡行..... (70)

八 情涌笔端记也频..... (80)

九 丁玲主编《北斗》时..... (92)

十 冯达的出现..... (104)

十一 丁玲失踪..... (114)

十二 湘西原本多侠气..... (124)

十三	幽居南京	(135)
十四	世事三十年	(146)
十五	劫后重逢忽起波折	(162)
十六	沧桑永无终结	(174)

附录

《记丁玲女士》校勘辑录	李 辉	(187)
丁玲女士被捕	沈从文	(203)
丁玲女士失踪	沈从文	(206)
《记丁玲》跋	沈从文	(209)
也频与革命	丁 玲	(214)
沈从文致徐迟		(219)
沈从文致周健强		(224)
记沈老给我信的前后	周健强	(228)
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		
——与周健强先生商榷	周良沛	(242)
干涸的清泉		
——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	陈漱渝	(249)
丁玲在推迟手术的一年里(节录)		
——关于丁玲复出后四篇文章的琐记		
	陈 明	(268)
后记	李 辉	(274)

一 初识丁玲

故乡都已遥远。生活正在开始。

一个古老的都市，一个苦难却又充满刺激充满诱惑的时代。未来的故事，就在一次偶然相遇中开始。谁也没有将目光投向未来，谁也不会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年纪，去构想未来漫长曲折的路。更不会料想一次简单的相识，一个寻常到毫无传奇色彩的故事开端，会延续那么悠长，会叠现出那么多的画面，会在散发出令人回味无穷的气息之后又带给人们无穷的遗憾。

沈从文与丁玲，相识了。正是开创生活的年纪。回忆往事是许多年之后的心境，此时，则对每天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感到一种亲切。

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没有融化的积雪，胡带来了一个圆脸长眉的年青女人，来到我的住处。女人站在我的房门外边不动，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系了一条短短的青色绸类裙子，什么话也不说，只望到我发笑。教育同习惯使我永远近于一个乡下人，当时是一点不会客气的，我就问她，“你姓什么？”那女子就说，“我姓丁。”好了，这就得了，于是我房中就多一个女人

了。坐下时，女人还是笑，我那时候心里想：“你是一个胖子的神气，却姓丁，倒真好笑咧。”（《记丁玲》）

这就是丁玲给沈从文的第一个印象。时间：1925年春天。地点：北京。引文中提到的“胡”，即胡也频。

此时的沈从文，正处在从极其艰苦的自我奋斗，走向成功的文学之路的转折时期。

从遥远的湘西来到这里，沈从文已经度过了三年左右的时光。在这些日子里，这位当过湘西军人的年轻人，一直在困境中执著地做着文学的梦。他试图进大学成为一名正式大学生，然而，几乎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他，在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时，只得了零分。他只能在公寓自己的“窄而霉小斋”里，忍受饥饿和寒冷的痛苦，无休止地写着。对于他，文学的诱惑是不可抗拒、无法摆脱的。

沈从文的命运，似乎是随着郁达夫的到来而出现转机的。1924年冬天，在收到沈从文的信之后，郁达夫走进了“窄而霉小斋”，看望处于穷困之中的这位二十二岁的文学青年。沈从文的窘状激起了郁达夫对社会的愤慨，当天晚上，他就写下了为沈从文大声疾呼的文章《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1925年1月，沈从文的作品开始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其中的一个副刊为《京报》的“民众文艺”，编辑者之一便是胡也频——当时叫胡崇轩。

胡也频比沈从文小一岁，1920年离开家乡福建，曾在天津大沽海军预备学校读书。学校停办，他来到北京，也在艰苦的生活中做着文学的梦。在发表沈从文的作品之后不

久，胡也频和另一位编辑项拙来看望他。共同的文学兴趣，相似的生活感触，把他们紧紧联在一起了。

胡也频在认识沈从文之后没几天，便把丁玲带到了“窄而霉小斋”。沈从文的面前，就这样出现了一个陌生、新奇的女子，一个将在两年后闪现在中国文坛的文学新星，一个会与他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产生友谊和隔阂的湘西老乡。

丁玲又比胡也频小一岁。他们三人的出生年月为：沈从文 1902 年；胡也频 1903 年；丁玲 1904 年。

这是青春的梦最为美丽的年纪，也是感情最为敏感和丰富的年纪。三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在中国社会最动荡的时代，在中国新文学最富活力的时候，相逢在北京。

关于丁玲与胡也频相识之前的经历，《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有一段较为简练的概述：

丁玲在桃源读书时，五四运动的影响已到了湘西。“自觉”与“自决”，“独立互助”与“自由平等”的思潮，燃烧起一群青年女学生的热情。丁玲不问家里意见如何，便和另外三个同学跑到长沙，转入男子中学，后又受上海“工读自给”的影响，又一同跑到上海，进了平民学校，并在上海大学认识了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等教师。由于后来同伴中的王剑虹与瞿秋白同居，丁玲与瞿秋白一个弟弟过往甚密，遂闹得流言四起，丁玲就独自跑到北京，因朋友曹孟君和钱女士关系，住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里。她与胡也频相识，是由于和胡也频住同一公寓的朋友左恭的介绍。其时，左恭正与曹孟君恋爱，三

位女友常常结伴到胡也频所住公寓来看左恭。

胡也频刚刚认识丁玲，就一见钟情，热烈地爱上了她。他将她带到沈从文这里来的时候，两人相识不过三五天的时间，但却已经处在爱情萌发的时刻。

沈从文见到了丁玲，两人一交谈，才知道他们同是湘西人，而且沈从文早在家乡时，就曾从一位哥哥那里，听他讲述过在丁玲的家乡安福县所经历的事情。沈的家乡凤凰和丁的家乡安福相距不远，与丁所出生和生长的常德，虽相距数百里，却有一条河水相连。现在，在远离湘西的北京，故乡人相逢，感到特别亲切。

于是，两人第一次相见，就把胡也频冷落在一旁，兴趣盎然地谈起共同熟悉的事情。

我们于是谈河水，谈小船，讨论那条河水一切使人发生兴味处。我们既然各读了几本书，又那么年轻，故说到某几处的滩险，船只下行，形容它的速度时，两人总皆用“抛掷”一类字样。我们提到那条河水上游某几处，深度到四丈五丈时，还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河底的小小白石同游鱼，又各找寻了若干譬喻，且互相皆似乎极能领会那点譬喻。实际上则两个年轻人皆因过于年轻，为同一的怀乡病原因，把我们的友谊弄密切了。（《记丁玲》）

两位来自湘西的闯荡生活的年轻人，就这样在北京第一次相逢。他们，还有胡也频，从此将在一起做几年文学的梦，走一段相似的生活的路。从而，现代文坛会留下佳话，会留下众说纷纭的逸事。

如果没有偶然出现的“鲁迅误会”事件，也许就没有必要考证沈、胡、丁相识的具体时间。

按照沈从文在《记丁玲女士》中的记述，在胡也频带丁玲来看他之后大约五天左右，丁玲就独自一人跑回湖南。已经陷入情网的胡也频，无法摆脱对她的热恋，也匆匆赶往湖南。“鲁迅误会”就发生在这—时期。

1925年4月30日，鲁迅收到了丁玲的来信。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得丁玲信。在同一天的日记里，鲁迅还写到：有麟来。就是这位荆有麟，十七年后，以“艾云”的笔名发表了回忆文章，谈到他记忆中的这件往事。

1925年——即民国14年的冬天，有一天，鲁迅先生接到一封署名丁玲的信，信中大意，是说：一个女子在现社会上怎样不容易活下去。她已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无出路。想要求鲁迅先生代她设法弄个吃饭的地方，那怕就是报馆或书店的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

艾云回忆的收到丁玲的信的时间与鲁迅的日记不符，应以后者为准。丁玲回忆自己当时给鲁迅写信的情况。那时，她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挚友王剑虹的英年夭折，给她的精神打击甚大。在偌大的北京，她苦于找不到人生的道路。

我怎么办呢？我的人生道路，我这一生总得做一番事业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将何以为生呢？难道我能靠母亲微薄的薪水，在外面流浪一生吗？我实在苦闷极了！在苦闷中，我忽然见到了一线光明，我应该朝着这唯一可以援助我的一盏飘忽的小灯走过去，我应该有

勇气迈出这一步。我想来想去，只有求助于我深信指引我的鲁迅先生，我相信他会对我伸出手的。于是我带着无边的勇气和希望，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把我的境遇和我的困惑都仔仔细细坦白详尽的陈述了一番，这就是《鲁迅日记》1925年4月30日记的“得丁玲信”。（《鲁迅先生于我》）

鲁迅接到了丁玲的信，感到奇怪，他对荆有麟说，他并不认识这样的一个人，也没听说过。那时候，鲁迅正在与人论战，经常收到各种奇怪的信，所以便要有麟等人帮忙打听丁玲此人。

在鲁迅先生说过这话以后的次一天晚上，孙伏园就来报告消息了。说：岂明先生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沈从文当时名休芸芸。曾有稿给周岂明看，故岂明记得他的字。）于是在座的章衣萍便说：不要又是什么琴心女士与欧阳兰的玩意罢。于是鲁迅先生认为：丁玲即休芸芸，所谓找事云云，不过是开玩笑而已。丁玲那封信，先生便不作复了。（《鲁迅所关怀的丁玲》）

丁玲关于此事的说法，与荆有麟有所不同：“我听人说，鲁迅收到我信的时候，荆有麟正在他的身边。荆有麟说，这信是沈从文化名写的，他一眼就认得出这是沈从文的笔迹，沈从文的稿子都是用钢笔尖在布纹纸上写的这种蝇头小楷。”（《鲁迅先生于我》）

事情并没有结束。当时北京曾发生男子以女人名字发表作品的事，如北京大学学生欧阳兰，所以，鲁迅对所认为